

小镇上店

张建功

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

时光冲淡了曾经的往事 小镇上店依旧如影随形
张建功◎著



小镇上店

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
张建秋◎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镇上店: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 / 张建秋著. —
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,2010
ISBN 978 - 7 - 224 - 09447 - 3

I. ①小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9126 号

小镇上店: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

作 者 张建秋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(传真):(010)88203378

宣传联系电话:(010)59412052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6 开 12 印张 1 插页 160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09447 - 3

定 价 26.00 元

自序

几年以前，《扬子晚报》把《小镇上店：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》给登了出来，老家的同学看到后，给我来电话，很感慨地赞扬了一番，说“文字写得很真实，很亲切，看了就像回到了当年一样”，云云。这让我非常感动。不经意间，我觉得做了一件颇有意义的事。其实我知道，并非我的文章本身有多感人，而是因为我还记得那个渐渐消逝在现代化洪流中的江南小镇。

此后，我又陆续写了一些关于过去、关于老家的文字，有的发表了，有的没有，没太在意。我天生乐于活在过去，年岁渐渐大了，更是常常想起老家，想起老家的往事，想起老家往事中的点点滴滴：炊烟，夕阳，鸡鸣，狗吠……虽然所有这些都不再存活在我眼前，但却鲜活地存活在我的心中。我不知道这是人之常情，还是我的秉性使然。

有部小说叫《有了快感你就喊》。这名字够快活自在的。但我想，人到底不同于动物，有时就是有了快感也不一定可以喊。我所从事的是监狱管理工作。监狱是行刑的地方，特殊而神秘，严肃而认真，有时甚至不免

压抑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，有了快感轻易是喊不得的。不过“喊叫”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表达方式，我们还可以用文字表达。文字无声，可有时比喊叫更有力量。几年来，每有余暇，我的心便不由自主地回到江南老家，徜徉在似梦非梦般的往昔岁月中流连忘返，借助文字将我的快感与惬意表达出来，一来二去，手头上积聚了十多篇关于老家往事的小散文。2009年年底，老同学为农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荐给了《武进日报》。副总编葛长青先生阅后觉得不错，很快和我联系，说武进人写武进事，一直是他们的办报宗旨，想在《武进日报》的副刊给我开一个专栏。于是，从2010年1月起，《武进日报》的“阳湖”副刊给我开了一个《记忆·老家》的专栏，把尚未发表的九篇文章刊登了出来。

开专栏后让我又有了新的想法，干脆出本集子。2003年出过一本，效果不甚理想。这几年包括回忆江南老家在内的散文，新写的有二十多篇。其中有回忆老师的，如《油布雨伞》、《知之为知之》；有纪念战友的，如《擦肩而过的眼神》；有写服刑人员的，如《生存之美》、《平等有时就这么简单》；有写监狱历史的，如《感受百年南京监狱》；有随笔，如《学会感动》、《从方正之士说起》等，再从过去发表的文章中精选出十多篇，一共三十八篇，基本够一本集子的容量。主题就以记忆为主。人是记忆的动物。因为有了记忆，我们对这个世界便多了几分怀念与梦想、留恋与期待。而对老家的记忆，一如山间汨汨流淌的清泉，更是每个人内心深处永难枯竭的情怀，所以书名就取《小镇上店：我记忆中的江南老家》。

收藏家兼书法家孔祥东先生是个热心人，知道我有出书的想法后很很支持，帮我联系了陕西人民出版社。出版社的李向晨先生、关谊编辑则为我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花费了很多心血。书名、图片、装帧设计、排版等等，都考虑得十分周到，终于使这本小册子得以顺利付梓出版。书法家朱永灵先生为我题写了书名，行者赵宇欣给我提供了部分精彩照片。同时，还有诸多好友、同事也给予了热情帮助，在此一并致以谢忱！

是为序。

记忆·心灵

忘不了，那个暖融融的秋日 / 47

芦花，轻轻飘 / 49

老管 / 51

冰山上的雪莲 / 54

思念是一只放飞的风筝 / 56

墓地 / 60

擦肩而过的眼神 / 62

学会感动 / 66

从“方正之士”说起 / 68

总有些记忆值得珍藏 / 70

“倒计时” / 79

生存之美 / 81

平等有时就这么简单 / 85

“知之为知之” / 88

记忆·岁月

夏季的回忆 / 95

超越死亡 / 97

许多往事，宛如平常一段歌 / 105

万水千山总关情 / 111

遥远的塘格木 / 122

京城捕犯记 / 131

希望，在黑土地上升腾 / 135

警服 / 143

选择 / 146

与少年犯在一起的日子 / 148

到地球的另一半去 / 154

感受百年南京监狱 / 165

记忆·老家





小镇上店

离开上店的时间是越来越久了，关于小镇的信息也早已变得依稀甚而渺茫，即使回到家乡，回到在小镇一起上过学的同学中间，也无人提起它的一切。它就像一个保姆、一个奶妈，虽然哺育了我们，但我们却早已把它忘却了。

上店实在是一个极普通的江南小镇。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，把小镇一南一北一分为二。小河清澈见底，舒缓地向东流去，与常州东门外的京杭大运河相接，成为小镇与外界连接的水上通道。一座江南常见的石拱桥，把一分为二的小镇又紧紧地连在了一起。桥南是一条宽不过三五米，长不过百八十米的小街。街面上有中药店、剃头店、南北杂货店、小吃铺、老茶馆、豆腐坊等。桥北是以恽姓为主的小镇住户，加起来大概也就百多户人家。小镇人家大多沿河而居，高高低低、错落有致的青瓦粉墙掩映在绿树丛中，平和而安详，一派与世无争的样子。只有清早，热闹的早市打破了小镇一夜的宁静，老茶客的问候，小商贩的吆喝，主妇们的嬉笑声、洗衣声，和着扯篷船上老艄公的桨声，一路远去，带给人们一天的希冀……

上店离我家有3里路的光景。印象中我在很小的时候，骑在老阿爹（爷爷）的肩膀上常到小镇来。那时，我是家里最小的，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，虽然家里不富裕，但也算一个宝贝疙瘩，每天清早，老阿爹总是早早地把我喊起：“走，你格婊蛋头，去吃豆腐花。”于是，我懒懒地起床，艰难地睁开蒙眬的睡眼，牵着老阿爹的手，踏着清晨的露水，爷孙俩晃晃悠悠，走在薄雾蒙蒙的田野上，走上一段，我就缠着老阿爹要骑在他的肩膀上，否则我就不走。没办法，老阿爹只能艰难地蹲下去，站起来，嘴里还要嘟囔几句：“你格小赤佬，看我下次还带你来。”到了镇上，照例花两分钱，盛上一碗刚刚出锅的嫩豆腐花，撒一点虾米和蒜，倒一点酱油，美美地喝下。到九十点钟，爷孙俩再晃晃悠悠回来。这几乎成为每天的惯例，直至我上学。

和大多数孩子一样，我在村里读完小学后，就到小镇上的上店中学上学去了。学校在小镇的最北面，坐南朝北。校门外是一座大操场，校门两侧各是一排半新的平房，大约有一二十间。往里走，便是始终让我有一种神秘感的穿堂式建筑，庭院深深，回廊幽幽，特别是老师办公室旁的小天井，老藤缠墙，竹影婆娑，还有那一棵婀娜摇曳的痒痒树，静静地向我们诉说着这颇有几分沧桑的宅院。至今想来，这房子大概是小镇上哪一家恁姓大户人家的所在了，或许是300多年前就名播四方的恁南田老人的居所也未必。

上店中学不大，但在那时还是小有名气的。据说在“文革”前学校的教学质量就不错，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年就有几名学生考上了大学，1978年，一下考取了十几名应届毕业的大学生。这在当时是颇为了得的事，上店中学的名字迅速响亮起来，许多往届生纷纷慕名而来，要求复读。尔后的几年，几乎每年都有数十名考生在小镇改变着他们一生的命运，沿着那条古老的窄窄的小街走出，走向远方，走向未来……

也许是小镇比较偏僻，也许是学校的规模较小，若干年后，学校的高中给撤了，又过了若干年，又变成了职业中学，后来听说学校停办了。小

镇上曾经唯一赖以骄傲的存在便永远地消失了，只是偶然间，母校的风声、雨声、读书声还会在我的耳边响起，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，回到了在操场上奔跑，在墙根边玩耍，在晨曦中期盼，在夕阳中不知道回家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中。

“穹庐旧事恨飘零，地老天荒酒未醒。公子翻看新乐府，他时筵席断肠听。”小镇远去了，母校远去了，一切都已远去，谁能告诉我，我还能回到从前吗？



老 屋

大哥来电话说，老屋要拆了，村上的房子都要拆。因为，那里已经被规划为武进大学城。用不了几年，我家的老屋，连同张家塘、九华村、庙桥乡——这些铭刻在我记忆深处的名字，都将会溶进历史的长河里，慢慢地被人淡忘，尔后成为一个永恒。

老屋其实早已残败。不过每次回家，看到熟悉的村庄，看到房前屋后的老树、嫩竹，看到仅存的几间老屋，静静地伫立在风中，就能勾起我的许多记忆。毕竟，我在那里生活了整整 17 个年头。

老屋其实不老，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叶，是两间十分普通的江南民居。青砖，黑瓦，开间不大，也不很高，特别处在于房子的柱子和椽子。柱子是被烧焦了的，椽子是竹子做的。这种房子，显然不牢固，只能比茅草房好些。小时候，我常常会在老屋的柱子旁，剥下几块焦炭状的木块，在地上、墙上乱涂乱画，那时我不懂，为什么我家的房子会是这样的。渐大，母亲和我说起了那房子的来历。

母亲说，在我 3 岁那年，我们家原来的房子被火烧啦。要是不遭遇那

火灾，我们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啊。

每每说到这里，母亲总会沉浸在痛苦中，还有对我们兄妹几个小时没能过上好日子，表现出浓浓的歉疚之情。

其实，真正苦的，是母亲。

母亲说，大火是隔壁焕兴家的母亲燃着的。那是个深秋的季节，那天晚上，队里的社员们都在队晒场上轧稻，忙着抢收、抢种。焕兴的娘是个瞎婆子，晚上起来上茅坑还是干别的，不小心把煤油灯打翻在蚊帐上。蚊帐很快燃着了，那老太太还不知道。等到大伙赶来，火势早已控制不住，老太太被活活烧死。我们姐弟几个，在大姐带领下跑了出来，要不，也难逃厄运。其他物品，所剩无几，仅仅抢到了一只樟木箱，别的都在红彤彤的火海中化为了灰烬，那座结实的大橱，母亲说是她最值钱的嫁妆，烧了三天三夜，母亲也哭了三天三夜……

多年以后，当母亲讲到那不堪回首的往事时，我能想象出来，那个深秋的夜晚，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。

火灾过后，公社、大队、生产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乡邻们也是热心帮助，我家很快就盖了新房子，但新房子上用的材料尽量就地取材。柱子，是老房子上已过了火的；椽子，是用的竹子；铺在上面的，是用的芦席。可以想象当时盖这房子除了匆忙外，也是条件所限。

新房子很快就变得破败不堪。住在这房子里，唯一的好处是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。雨水、阳光、北风、白雪，都与我们为伴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生活体验，所以那年高考，我复习到杜甫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颇为感动。

屋漏偏遭连夜雨。火灾过后，我家又连遭不幸。先是我的小弟死了，二哥被人抱养去了河南（怕自家养不活），接着父亲染上了支气管炎顽症，干不了农活，做点小生意，又被扣上了投机倒把分子的帽子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时家家户户的门沿上，都要写上毛主席的语录，根据不同的家庭成分，写上不同的内容。我家门沿两旁，写的是“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”。

那时候我怎么也理解不了那两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老本？我的父亲有什么老本呢？连房子都给烧光了。后来我才渐渐明白，我父亲的“老本”是他当了一回志愿军，还没到朝鲜，在训练中受了伤，就打道回府了。这是他一生中唯一值得炫耀的“老本”，这“老本”能吃吗？我至今没弄明白。经过岁月的侵蚀，没几年工夫，标语变得斑斑驳驳，可在我记忆里却牢固地生存了下来，而且是如此清晰地占据着我的心灵。

在老屋，除了死人和生病外，连家畜也遭不幸，养的猪，好好的，突然之间就暴病死去。真是怪！要用现在的说法，就是屋子的风水不好。其实，那时母亲也冒着很大的风险，偷偷地烧纸叩头，祭奠祖宗，祈求上苍保佑我们，但倒霉的事还是接连不断，直到我一不小心考上大学，顿时蓬荜生辉啊！隔壁的那位公社干部对我父亲说，你家儿子要能考上大学，你家的门堂子能升高一丈。

在农村，门堂子高出一丈，那是什么人家？而我家又是什么人家？可惜我上了大学，我家的门堂子还是那么高。还是大哥厉害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他在老屋的旁边造了一幢三层楼。这是后话。

一说起那段往事，母亲总是眼泪汪汪。她说，要不是为了我们，她哪能活到今天啊。

老屋虽然破旧，但它为我们一家人避风挡雨，留下了我们那个年代的欢声笑语、喜怒哀乐。

春天到了，草长莺飞，屋里屋外，到处都是蜜蜂飞舞，嗡嗡声不绝于耳，就给了我捉蜜蜂的好机会；夏天到了，我一早起来，拿起竹竿到屋前屋后卷上蜘蛛网，去粘蜻蜓；秋天到了，老屋后面的野菊花开了，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；冬天更有意思，下了雪后，大哥用笪放在屋前的晒场上，在笪里撒上米糠和麸皮，再放上一只筛子，筛子上系一条绳子，大哥和我躲在门后，专等几天找不到吃的麻雀来找食。逮到了麻雀，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刻，麻雀抓在手里，毛茸茸的，麻雀却早已吓得瑟瑟发抖。但下雪了，母亲就会担心我家那不够结实的老屋，是否会坍塌了。好在没有

发生。

而那年春天，燕子来我家做窝被我赶跑的事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那时我大概有十二三岁。一天，家里突然飞来一只燕子。我以为是它误闯进来的，于是赶紧关上门窗，拿起晾衣竹竿赶燕子，想赶到它飞不动了，再逮住它。结果，我正在卖力逮燕子的时候，母亲回来了。母亲一把夺下竹竿，差点要打我。我抱起双手护住头，脚下一溜烟跑到门外，母亲没有追出来，只是骂我，燕子来做窝，人家请都请不来，你格小赤佬，做啥要赶它？真作孽啊！

后来我才知道，在老家有这样的说法，燕子到哪家做窝，就预示着这家有好运来了。这对于苦了大半辈子的母亲来说，自然是求之不得的，没想到这等好事被我生生地给搅了。

燕子飞走了，后来再也没来。

几年以后，我出门读书了。接着，大姐出嫁了，大哥结婚了，小妹也出去读书了。老屋只剩我的父亲母亲还在守望着它。后来大哥干脆将它改造成了锅灶间。因此，我每次回家，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在这老屋里发生的一切和那次可怕的火灾。

但以后，以后的以后，老屋将不复存在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展现在人们眼前的，将是鳞次栉比的幢幢高楼，莘莘学子在这里寒窗苦读——或许在不远的将来，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出现在这里也未必呢。只是我们的下一代，再下一代，他们能够想象出，若干年前，这里是什么样子吗？



怀念冬天

冬天到了，这使我常常想起儿时的冬天。记忆中，那时的冬天，总是呼呼的北风、厚厚的白雪、长长的冰凌柱，有时在封冻的河面上，我随大哥他们也会去找一块薄薄的瓦片，甩将过去，发出一串串清脆的响声，给单调的童年与苍白的季节增添些许笑声和色彩。

但更多时候，冬天，对于我来说是有些害怕甚至恐惧的。

记得还在上小学，一天清晨，我和本村的同学一起走在上学路上，经过邻村村后的一条小河，河面都已经封冻，靠近岸边的冰面有些发白，凭感觉那冰冻得应该比较厚实了，我们几个找了几块三角砖头去砸，“咣当、咣当”几声下来，冰上只是被砸出一道道白的痕迹。见状，我们就大了胆子，扶着一棵枯黄的苦楝树，走到岸边的冰面上，一步、两步，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挪着，大约两三尺的光景，突然听到冰裂声，吓得我们连滚带爬跑上岸去。这次经历，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“如履薄冰”。

好生冻疮，这大概是我与生俱来的顽疾。母亲老说我是穷人生的富贵病。一到冬天，母亲就要找出表兄送来的旧棉鞋、大哥穿过的破棉袄、父

亲戴过的棉帽子给我包裹起来。但即使如此，那冻疮还是顽强地在耳朵、手背、脚上无声无息地生长起来，热不得也冻不得。热一点，痒痒的，难受；冷一点，生疼甚至麻木不仁，感觉手脚都不是你的；再厉害些就破皮、溃烂。记得在小学四年级，我脚上的冻疮烂了，学校组织跳绳比赛，同学知道我跳绳还不错，就鼓动我去报名，我真的报名参加了比赛，结果得了个第四名。按理是没有名次的，但学校认为我这个“烂脚鬼”还参加比赛，精神可嘉，就破例给我发了奖状。这次特别的嘉奖一直珍藏在心中。

我害怕冬天还与父亲的老毛病有关。父亲年轻时身体是很不错的，还当上了志愿军准备入朝参战。小时候我看过他参军后拍的着军装的照片，那真是很精神。这大概也是他一生最值得荣耀的光辉形象。参军后，父亲说，部队开到东北，他在训练骑马时不小心摔了下来。出师未战身先伤，命里注定他只能当个农民。

农民当然需要好身体，可是就在他三十多岁正当年的时候，居然染上了慢性支气管炎的毛病，而且从此伴随至今。虽然今天的医学已很发达，但这毛病对于我父亲来说，恐怕是难以根治，要继续陪伴他老人家度过余生了。气管炎毛病一般冬天发作。父亲这病也是如此。稍不同的是他一年四季都发，冬天则更甚。半夜三更，母亲披衣下床，为父亲取药倒水的身影，和父亲如拉锯齿般的哮喘声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正因为有太多关于冬天的“痛苦和恐惧”的体验，儿时的我真希望永远没有冬天。直至后来，读到了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名句，说“冬天到了，春天还会远吗”，就让我更加坚信，“远离冬天”，大概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，人们总希望寒冷的冬天早日离去，温暖的春天早日来临。

但是，冬天就是冬天。四季变换，冷暖更替，乃天之道。诗人的浪漫与我童年的幻想都改变不了这样的规律。冬天本应该是寒风凛冽、银装素裹的世界啊。假若没有了寒冷的冬的季节，温暖芬芳、百花盛开的春的季节又有多少存在的意义或引人入胜的魅力呢！

然而，2006年的冬天却始终温暖如春。往年，南京的冬季虽说不上到

冰天雪地、滴水成冰的地步，但冬天总还是冷飕飕的。可是今年到了“三九”、“四九”节气，依然是暖洋洋的，一派小阳春气象。那风啊，多了些柔和少了些刺骨，那水啊，总不见凝固，只是缓缓地流淌，那赏心悦目的白雪公主呢，更是难觅倩影，生生地剥夺了孩童们天真的幻想与童话的色彩。倒是听说东郊梅花山上的梅花早早地开了，还有动物园的兽们，因为搞错了季节而提前办事了，什么鸳鸯早恋了，鸵鸟产蛋早了等，怪事连连。南京是这样，其他地方也差不多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报载在我国北方，今年也没能展现“千里冰封、万里雪飘”的北国风光；莫斯科的居民因为看不到皑皑白雪，有人居然得了忧郁症；欧洲阿尔卑斯山的滑雪场地，因为积雪太少，只能通过人工降雪来满足滑雪爱好者的愿望。

毫无疑问，这一切都是因为“暖冬”。而“暖冬”非天过之，实乃人之祸也！好在世界各国，从《京都议定书》到达沃斯论坛，从政界精英到科学巨擘，及至咱们平民百姓，都在关注着我们这个渐渐变暖的星球，当然更要紧的还是该怎么做。

2006年的冬天已经渐渐远去。只是那位著名的浪漫诗人如果地下有知，那么，面对2006年的冬天——一个没有了冰雪、冷雨与呼啸的北风的冬的季节，我想诗人将会和我一样尴尬——诗人的尴尬，不仅在于事实上的困顿，还在于这样一句著名诗句将变得索然无味，而我的尴尬则在于，时常想念起儿时令我“害怕甚至恐惧”的冬日来。

但愿，来年的冬天是一个真正的冬天。